程氏演蕃露卷第六

博

博古固有之然而隨世更易制多不同予前本合晉宋數事而附樗蒲經立爲之說皆可傳無忤矣李賢注後漢梁魯傳所引諸書格範則與晉宋所傳不同其說曰楚詞曰昆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此即巳與劉裕投五木者異矣賢又引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畫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案此以刻畫多少爲采名而無犢雉之象又與

劉裕諸人所用不同殆是隨人各出意變無定格也

樗蒲

博者孔老皆嘗言之而樗蒲之名至晉始著不知起於何代要其流派必自博出也博用六子楚辭謂之六博而說文以爲用六箸十二棊故數繫於六也至樗蒲則所用者五子而已其初刻木爲之劉裕挼喝五木使之成盧則其子用木而五也樗蒲久廢不行予在泉南傳得樗蒲經不書作者姓名然而五木形制齒數具在用劉毅傳所著盧雉之語會合而言之粗亦可攷然其說多自相矛盾推說不通詳求其用則專施之打馬則是此書之作殆出於變格打馬之後耶故與史語多不合也葛洪不曉棊道不識樗蒲齒數予之拙固與洪似矣而古事之與樗蒲相關者多如盧白梟雉勝負之訣皆隱其中苟以素所不嗜而棄之不言則古事暗昧故隨見以書非明弈也明古也

投 五木瓊攪玖骰

博之流爲樗蒲爲握槊（即雙陸也）爲呼博爲酒令體製雖不全同而行塞勝負取決於投則一理也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弈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投者擲也桓元曰劉毅樗蒲一擲百萬皆以投擲爲名也古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之謂投瓊律文

桓玄宋諱故作亘元 毛校

此本為妄人以墨筆加木旁

無定格也

者不知起

定辭謂之

於六也至

劉裕挼喝

大廢不行

而五木形

合而言之

許求其用

格打馬之

識樗蒲齒

相關者多

所不嗜而

也明古也

體製雖

澤說范

不必在

以投擲

木後世

瓊律文

之謂出玖凡瓊與玖皆玉名也蓋爲蒲者借美名以命之未必真嘗用玉也御覽載繫欽威儀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閑居操檛弄棊文局樗蒲言不及義勝負是圖注云檛瞿營反博子也檛之讀與瓊同其字仍自從木知其初制本以木爲質也唐世則鏤骨爲竅朱墨雜塗數以爲采亦有出意爲巧者取相思紅子納寘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溫飛卿豔詞曰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凡此二者即今世通名骰子也本書爲投後轉呼爲頭北史周文命丞郎擲樗蒲頭則昔云投者遂轉爲頭矣頭者揔首之義（本文詳見此後采下）自鏤骨爲骰以後不惟五木舊制堙沒不傳而字直爲骰不復爲投矣若其體制又全與用木時殊異矣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似今之仁杏惟其尖銳故可轉躍惟其平廣故可以鏤采也凡一子悉爲兩面其一面塗黑黑之上畫牛犢以爲之章犢者牛子也一面塗白白之上即畫雉雉者野雞也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盧者黑也言五子皆黑也五黑皆現則五犢隨現從可知矣此在樗蒲爲最高之采按木而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故亦名呼盧也其次五子四黑而一白則是四犢而一雉也四犢一雉則其采名雉用以比盧降一等矣（見晉傳詳在後篇）自此而降白黑相

雜每每不同故或名爲梟即鄧艾言云六博得梟者勝也或名爲犍（居言切）謂五木十擲輒犍非其人不能是也（見御覽）凡此采名樗蒲經雖皆枚載然反覆推較率多駮而不通也（詳別出）至於骰子之制固知祖襲五木然而詳略大率不同也五木止有兩面骰子則有六面故骰子著齒自一至六爲采亦益多率其大而言之則是裁去五木兩頭尖銳而蹙長爲方既有六面又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白黑兩面矣五木之制至晉世猶復用木然列子已言投瓊則周末已嘗改玉骨也耶或者形製仍同五木而質已用玉石也今世蜀地織綾其文有兩尾尖削而中間寬廣者既不象花亦非禽獸乃遂名爲樗蒲豈古制流於機織至此尚存也耶

采

采本是采色之采指其文以言也如黑白之以色別雉犢之以物別皆采也投得何色其中程者勝因遂名之爲采今俗語凡事小而幸得者皆以采名之義蓋起此也此正班固所譏謂懸於投而不屬乎其人之有德者也齊書李安民與明帝樗蒲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言其投而得雋非一時幸中也此言相有福也後周王思政在同州與太祖樗蒲大出衣寶約擲盧者與之思政斂容跪誓

仁杏今俗語名曰白果 毛校

正此下毛校增而字

梟者不能推較襲五則有大而有六之制嘗改也今既不

織至

色別勝因遂名之義乎其人皆盧將雋非同州與各跪誓

願得成盧已果得盧又北史梁主蕭詧曾獻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樗蒲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樗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靈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即以與之用此而言則得雋而名以爲采其來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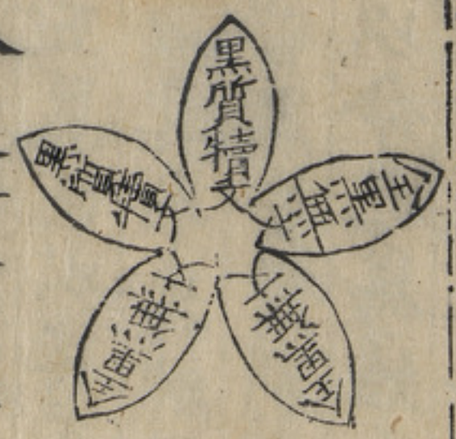
盧雉

自有骰子以後樗蒲尖長之子遂廢閣不用凡古書古事語及樗蒲者其名數遂不可曉雖非要事要之闕所不知終是懷慊也樗蒲經也者據其所見立爲之書有意乎追補亡矣然古樗蒲事在史而詳者惟劉毅傳爲著與千此之經語以與毅傳相較則此書所載不能與之諧合也故知其傳不古也晉書毅傳曰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万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劉毅次擲得雉大喜此言衆人先毅而擲已有得犢者矣而五木未至純盧也次傳及毅則遂得雉雉者四黑而一白夫四黑而一白其采名爲雉也蓑衣繞床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雉次於盧盧高於雉雉亦高於它采既不得盧而得雉與它人不能及故大爲之言曰非不能盧直不爲耳裕惡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皆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四子皆黑其餘一子若不得黑即必現白如又現白即是四黑一白采當爲雉矣裕若得雉即不能勝毅故一子之轉躍未定者裕遂厲聲喝之使現黑采也黑采既現即五子皆黑遂可以成其爲盧也盧現而雉自降等故毅無裕不肯相借也毅意不快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也用毅

傳所記以求晉世之樗蒲采名齒數子之前說悉與之合也劉裕所得之盧是五子之半面爲黑者皆現乎上而五子之半爲白者皆藏於下俯仰合計則五子通爲十面半白半黑具足無欠而五木之齒數亦相應協無欠無餘矣自斯以往黑白兩面交致其雜亦隨齒立名而不出乎白黑兩面是皆有數可數故亦有象可畫矣今此經所繪白黑遂有不可推較者失在誤添純白純黑兩色故其說不與史合耳今先列舊圖而後別立新畫貴其易曉

樗蒲經舊畫只有四木四木者博子四箇也不是一木簇爲四角古蒲子皆言五木故知舊經誤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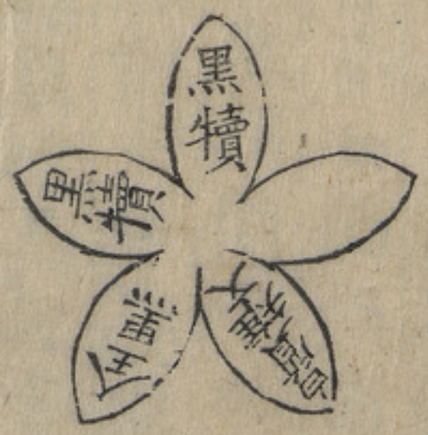
盧



今定新畫係用五木五木者木投凡五箇也

盧

雉



雉

若本晉傳而求之則五黑者五子固皆爲黑而黑上皆畫爲犢無有純黑而不爲犢形者也五白者五子皆白白者畫雉無有純白而不爲雉形者也於是合而言之其陽能現五犢則其陰必藏五雉二五爲十而五子之十面無欠無餘推之而皆可通矣今舊圖之於五黑也以其三畫犢以其二純黑則是五子之十面者以其半爲純黑以其半爲黑犢乃可應數不知十面皆黑安得別有一白越自外來而間乎四黑之間可以命之爲雉也耶若每子皆有四面兩面有文黑上畫犢白上畫雉兩面無文純白不畫雉純黑不畫犢且以劉裕所授言之四黑已見其一白若專是白而上無畫雉之文則此之一白而間五黑何以得名爲雉也凡此皆推而不通今故別爲之圖而正樗經之誤使史語明白

五白梟犍

孝杜今夕行曰馮陵大叫呼五白祖跣不肯成梟盧觀其意脉正用劉毅事而五白非樗蒲所貴不知杜獨何據也樗蒲家謂二白三黑爲犍犍惡齒也御覽曰六博五擲皆犍不爲不能則知犍爲惡齒也經之梟名甚多鄧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因牙上有梟姑爲安衆之言耳韓子曰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据此言之則梟固爲善齒而殺梟者又當得雋則梟之采品甚低

非盧比也老杜槩言梟盧亦恐未詳

長短句

魏晉唐郊廟歌率多四字爲句唐曲在者如柳枝竹枝欸乃句皆七字不知當時歌唱用何爲調也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則令人以歌曲爲長短句者本張華所陳也 通典樂門

角

通典樂門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丘減爲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万人將軍得之

鼓吹

後魏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鼓吹其等以赤青黑色爲次中州刺史及諸鎮戍皆給之

佛牙

世之尊佛而主其異者其說曰華夷之人生理一也此之牙骨若指其長大皆能倍常且其色紅潤與枯骨異非佛不能有此也予固不嘗見佛亦不嘗見其指骨然以古書攷之長狄僑如之死也尸載於車眉出軾上古今中國亦未嘗有此巨人矣而僑如兄弟

自生及葬左氏皆能詳記則佛骨之比常人特爲長大自其種類如此不得資之以信其怪也若以骨指紅潤爲異則有見矣獸惟自病而死血不蔭骨則骨遂槁乾若非自死則其久而紅潤者皆以瀝血不盡也人固不可試矣試以猪羊骨驗之其遭烹之骨必且紅潤而自死者必枯槁此可驗也予之立此見也非爲異也而舉世信佛雖爲辨正有不容辨也顧有事效見前者可以證予說之非妄也五代史趙鳳傳唐明宗時有西域僧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舍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此與傳弈用羚羊角擊金剛石者正同一驗也世人尊佛太甚但有一人倡言是佛徐子万衆擎跽畏敬傾家以施焚肌以禮安有敢證其謬者況敢出意自信以斧石試擊之耶故其誕得行而人惑不可得解也庚戌二月十七日夜閱趙鳳傳書此

大宅

黃庭經天中篇曰靈宅既清玉帝遊梁丘子注曰面爲靈宅一名天宅以眉目口之所居故爲宅大洞經云面爲赤宅黃庭經者其書自叙云扶桑大帝傳授南嶽魏夫人也魏夫人者魏公舒晉人也計其世皆在東漢以後特不知大洞經作於何世耳文選載枚

特爲長大骨指紅則骨遂不盡也骨必且見也非顧有事鳳傳唐臣鳳言碎是時并用羚甚但有施焚肌石試擊二月十

魏公舒下万歷本有女字

注曰面大洞經帝傳授其世皆選載枚

乘七發說太子以游獵之可樂而太子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滿於大宅也既曰陽氣自眉宇而上滿於大宅即必在眉兩間矣以李善之博而不詳大宅所出惟五臣注劉良曰大宅面也亦不言得之何書也良若嘗見大洞經亦必引以爲據矣不言所本則意度之耳然則枚乘之在漢世豈嘗已見道書而知名面以爲大宅耶

烏鬼

元稹集十三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曰四五年前作拾遺謫官詔下吏遣驅身作拘囚妻在遠歸來相見淚如珠惟說閑宵長拜烏君來到舍是烏方粧點烏盤邀女巫當時爲我賽烏人死葬咸陽原上地案稹此詩即是其妻爲稹賽烏而得還家者則唐人祝賽烏鬼有自來矣

樂營將弟子

開元二年元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優倡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爲弟子命伶魁爲樂營將者此其始也通鑑二百十一

白屋

春秋莊公丹楹威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

堊大夫蒼士黈黈黃色也案此即自士以上屋楹方
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夫是以謂爲白屋也
後世諸王皆朱其
史有隱士多遊王
道如遊蓬戶又主
師古曰以白茅覆
則屋室皆露本材
故山楶藻梲丹楹
見譏誚則庶人之
無其傳也後世諸
故既曰朱門又曰

文學譏漢俗奢僭
殫朝樂暮戚

金鋪

風俗通義門戶鋪
終不可開遂象之
者公輸班所飾之
之鏂鏂音歐今俗
漚狀亦類蠡也南
頭鋪首浪遊逸

六纛

御覽三百三十九

有古也　万歷本有作存

堊大夫蒼士黈黈黃色也案此即自士以上屋楹方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夫是以謂爲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今世凡官寺皆施朱有古也南史有隱士多遊王門或譏之荅曰諸君以爲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師古曰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爲白屋也矣是故山楶藻梲丹楹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之家其屋安得不白也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朱故既曰朱門又曰朱邸也言朱以別於白也鹽鐵論文學譏漢俗奢僭曰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殫朝樂暮戚

金鋪

風俗通義門戶鋪首昔公輸班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案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公輸班所飾之蠡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鏂鏂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案此漚者水上浮漚狀亦類蠡也南史人借雀以行嘲謔曰誰家屋門頭鋪

御覽三百三十九曰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

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有六纛以揔軍衆案此即凡今詞人語建節者云植六纛皆本此也

渹

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如乃渹劉既出人問王公何如曰未見它異惟聞吳語案玉篇曰渹音虛觥反水石聲也腹熨棊局水石之聲非所言也今鄉俗狀凉冷之狀者曰冷渹渹即真長之謂吳語也乎

臘鼓

湖州土俗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擊之晝夜不停至來年正月半乃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云此名打耗打耗云者言警去鬼祟也世說禰衡作漁陽摻蹀躞而前正是正月十五案時而言此說近之矣然其擊不待正月又似不相應也

摶黍

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曰人有能輕摶黍者不能無意於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於拱璧數以摶黍問人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曰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爲之據也特牲饋食禮曰侑食摶黍授祝以薦之尸也禰衡在黃

出詩經賈島于飛毛傳中

祖坐上黍臛至衡先自飽食畢搏以戲弄祖怒其戲謾此即搏黍也（並見御覽八百四十二）或以爲搏黍黃鳥也王介父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舂鋤影外天說舂鋤白鷺也以鷺對鶯也但不知搏黍之爲黃鶯何出耳

平

始予聞蜀興州有殺金平其名已古吳璘嘗於平上大尅金虜故其名因此而著予嘗問人何以名平曰山之名平者所在有之不止此處也予後至昌化縣過一山其下甚峻至頂而平夷名走馬平乃知平之爲義蓋如此後又讀道書太上太霄琅書有曰尸解者不棺不槨拂山平之上掃深樹之下衾覆於地則山平之名其來久矣

李白墓

采石江之南岸田畝間有墓世傳爲李白葬所累甓圍之其墳略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繪白像布袍褁輭脚幞頭不知其傳眞否也白嘗供奉翰林終不曾得官則所衣白袍是矣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女言曰嘗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爲宣歙觀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葬于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然則龍山青山兩地皆著白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則傳者誤也曾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

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瘞江邊乃飾爲此說耳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事則可證矣

景鍾

徽宗崇寧四年鑄景鍾大晟樂書具載其制曰景鍾垂則爲鍾仰則爲鼎鼎之中大爲九斛中聲所極九數退藏則八斛有一焉至其律度在崇寧則用

徽宗君指中節以爲三寸三而九推展用之紹興十六年四月再鑄景鍾有司上崇寧指涛六月詔大晟樂書并金字牙尺令參用之段拂等契勘若要退藏數在鍾內又高九尺則中容可二十斛不與八斛有一之數相應照得金字牙尺用皇祐宁黍尺點量到太常寺見存黃鍾律編鍾一顆正高九寸故依此案及九尺隨宜製造詔亦可之予案大晟樂之用君指正爲古今尺度不同無所執據遂援黃帝之指尺與夫大禹之身度而用

徽宗皇帝御指以爲一寸之始今拂等所定却是用太常見存九寸之鍾與皇祐黍尺參用以爲起度之本是元不曾用人主君指爲則也

程氏演蕃露卷第六

程氏演蕃露卷第七

黃銀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欲及杜如晦而如晦已不在帝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元齡送其家夫不賜黃銀而別賜金帶則改賜之帶必爲黃金無疑矣然則先賜之帶命爲黃銀者果何物也世有鍮石者質實爲銅而色如黃金特差淡耳則太宗之謂黃銀者其殆鍮石也矣鍮金屬也而附石爲字者爲其不皆天然自生亦有用盧甘石煑鍊而成者故兼舉兩物而合爲之名也說文無鍮字玉篇唐韻集韻遂皆有之豈前乎漢者未知以石煑銅故其名不

附石也耶讀言真鍮不博金甚言其可貴也夫天然自生者既名真鍮則盧甘石所煑者決爲假鍮矣元和郡縣志曰太原出赤銅夫不直言出銅而特言赤銅似是鍮石矣而史無明據不敢堅斷隋高祖時辛公義守并州州嘗大水流出黃銀以上于朝此之黃銀即太宗用以飾帶而槩賜房杜者矣今世之言鍮石者太原所產爲最而太原即并州也則公義并州所得蓋自然之鍮不經盧甘石煑鍊者也故公義所上不云赤銅而云黃銀也黃銀云者其貴重可以比銀而色又特黃也是故兼銀黃兩名而命其美也且又有可驗者鬼神畏銅古有其傳矣佩玉之音其中商律也皆去之不用而廟樂之聲爲商者亦闕之不奏即是太宗鬼畏之論所從出也然則黃銀之不爲銀而爲銅此尤可證也

渾儀渾象

堯世已有渾儀璿璣玉衡是也晉世陸績始造渾象其晷度與渾儀同而形模與渾儀反沈存中嘗譏世人混兩爲一而不嘗明著其以故見者未能豁然也二器之寫天度皆以渾天家爲主而古人形容渾天最能明的者惟葛洪雞子之論也洪之說曰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是爲天包地外而地在天中也渾儀也者設爲四游儀寫日月星宿於天盤之上而

而不嘗　万歷本作未嘗
著其下万歷本有說字

問石也說者謂鍮不待合[illegible]人天然
自生者爲名真鍮則爐甘石所[illegible]鍮矣元
和郡縣志曰太原出赤銅[illegible]特言赤
銅故是鍮石[illegible]祖時辛
公義守并州州管大水流出黃[illegible]此之黃
鍮卽太宗用以賜[illegible]房杜者矣今世之言鍮
石者[illegible]所產爲最而太原卽并州也[illegible]義并州
所得蓋自然之鍮不[illegible]爐甘石[illegible]鍊者也[illegible]公義所
上不云赤銅而云黃銀也黃銀[illegible]者其實[illegible]可以比
銀而色又特黃也是故兼銀黃兩名而命其[illegible]美也且
又有可[illegible]者[illegible]中[illegible]銅古有其[illegible]矣[illegible]之[illegible]音其中
[illegible]闕之不
奏卽是太宗冕旻之論所[illegible]出也然則黃銀[illegible]之不爲
銀而爲銅此尤可證也

渾儀渾象
渾儀璿璣玉衡是也[illegible]造渾象
[illegible]渾儀[illegible]而形[illegible]嘗讖世
[illegible]而不嘗[illegible]著其以[illegible]豁然也
二器之[illegible]天度皆以渾天[illegible]容渾天
最能明[illegible]天形如
[illegible]天中也
[illegible]之上而

包括乎厚地正如雞子之殼也是爲寫肖本形而順以求之者也至於渾象也者設爲圓毬而撫擬天度以日星傳寘毬上毬固可轉而人遂俯觀則天盤反在人下是爲殊形詭制而合於理也若即其狀而詳言之則如權衡之上詳刻銖兩鈞斤而人遂可俯首觀者也是如翻倒天度傳之於外而人立天外以行省眎者也儀與象異者制蓋如此也至陶弘景又出新意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悉與天會此則兼采儀象而兩用之矣然天中雖立厚地而元無所資於窺測又不如四游儀專撫天度而日星半隱地下者其制自具也則其制稍贅而不如渾象之切用無欠無餘也

烟脂

古者婦人粧飾欲紅則塗朱欲白則傅粉故曰施朱太赤施粉太白此時未有烟脂故但施朱爲紅也烟脂出自虜地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否北方人採取其花漆緋黃擡取其上英鮮者作烟支婦人用爲顏色今始知爲紅藍後當致其種匈奴名妻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案習氏此言則是采藍花以爲烟支法本出自虜地其已審矣習氏所指之山即天山也虜呼天爲祁連故也史記匈奴傳霍去病出隴西過居延攻

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天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有美木水草宜畜牧匈奴既失二山二山謂祁連山燕支山也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也燕支山正書爲燕支則必在祁連二百里內也即此推之紅藍最初根種必出此山也采造已成紅色而名曰烟脂取閼氏爲況極其國所貴重者而稱之也

行香

沈存中叙行香謂當以香末散撒乃爲行香畢仲荀元豐三年作幙府燕閒録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江左齊梁間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予案南史王僧達好鷹犬何尚之設八關齋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其謂行香次及僧達者即釋教之謂行道燒香者也行道者主齋之人親自周行道場之中燒香者藝之於爐也東魏靜帝嘗設法會乘輦行香高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案九云行香者步進前而周匝道場仍自炷香爲禮也靜帝人君也故以輦代步不自執爐而使高歡代執也以此可見行香只是行道燒香無撒香之事也又案唐人盧氏雜說載旌節之制曰旌用銅龍寘之竿首用紫絹袋盛油囊垂之寺觀行香袋與旌略同案此

即凡主齋行道之人必執此袋導道衆以行而燒香自是一事非取香於袋而旋加燒然也唐會要五十曰天寶十七年敕華同等州僧尼道士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至正元五年處州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同衢婺等州行香有旨依案下文處州之乞行香其上文承行道設齋之下知其行香者爲行道燒香也其它如畢仲荀所記謂唐高宗時李義府爲太子設齋詔五品以上行香不空三藏爲神堯已下忌辰行香恐亦只是行道燒香無撒香之事

國朝自有景靈宮後每遇國忌不復即寺觀行香而移其供設於景靈東西兩宮每大忌宰執率百寮至宮行香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僧左道右執事者執香盤中香圓子隨宰執往僧道立處人授一圓齋已收之不褻也此之散授猶存撒香之說耶

印書

智者物雖則云物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智也古未有字科斗鳥迹實發制字之智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壁畫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刻石爲碑蠟墨爲字遠自秦漢而至于唐張參輩於九經字樣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槩經史其故何也後唐長興三年始詔用西京石經本雇匠雕印廣頒天下宰臣馮道等奏曰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

印板則其發智之端可驗矣 詔在五代會要八

放牛租

通鑑記周太祖放免租牛 五代會要十五 晉天福四年戶部

已申放矣

駢脅

晉文公出亡至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其裸浴薄而

觀之注駢脅合幹也幹者脅肋骨也駢云者脅骨之

生兩兩相並也莊子駢拇枝指大指也枝小指也駢

拇即大拇根而兩岐也枝指是小指兩出也 左氏六

兜鍪爲突厥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

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海不波溢

韓詩外傳曰越裳來獻白雉謂周公曰久矣天之不

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中國殆有聖人今人用

瀛海無波皆本此 御覽四百一

方寸

徐庶母爲人所執曰方寸亂矣古今謂方寸爲心似

始乎此然而列子已嘗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

虛矣 御覽四百一

方冊

張蒼傳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中庸曰文武之

拇大指也此本脫拇字
万歷本有

十戶部

浴蕩而
脅骨之
指也駢
左氏
六
為茹茹
以為號
天之不
今人用
為心似
寸之地
文武之

政在方冊方冊云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竹簡也通版爲方聯簡爲冊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冊賦試者皆謂冊爲今之書冊不知今之書冊乃唐世葉子古未有是也

端午綵索

裴元本字詩新言曰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不解以向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爲之四面黃居中央名曰襞方綴之於複此字疑是襦字以示婦人養蠶之工也傳聲者誤以爲辟兵予案此即今人五月綵索也今索合五色線爲之此之所言乃自用繒其曰四色爲之四面即是裁色繒爲方片各案四方色位而安之於衣而黃繒居四色繒之中以此綴諸衣上以表蠶工之成故名襞方襞者積而會之也方者各案其方以其色配之也今人用綵線繫臂益文也御覽八百十

繒

厚帛也蔡邕女誡曰繒貴厚而色尚深爲其堅韌也案此即厚帛乃始名繒其著色深也御覽八百十

端疋

左氏昭六年豐賈以幣錦二兩遺子猶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疋也二兩者二疋也御覽八百十五

錦纏頭

唐書代宗詔許大臣燕郭子儀于其第魚朝恩出錦

三十疋爲纏頭之費舊俗費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饗加惠借以爲詞 御覽入百十五

唐人行卷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 卷七 曰治帋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此式至本朝不用

水土斤兩重輕

世傳水之好者比它水升斗同而銖兩多故宣州漏水有秤爲此也杜牧罪言曰幽并二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然則不獨水有重輕土亦然也

東臺西臺南臺

趙璘因話錄曰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呼南臺南朝亦同又曰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曾有東臺西臺之稱也惟俗呼在京爲西臺東都爲東臺察此言之御史惟一臺別自因事加東西南三稱爲別耳其謂俗呼在京爲西臺者唐都長安於洛陽爲西而洛陽亦有留臺故長安名西臺而洛陽爲東臺也 話卷五

正色間色 流黃

環濟要略曰正色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五謂紺

費歌舞人 万歷本作賞

之頭

獻主

率一

爲墨也

州漏

土與

也

五謂紺

紅縹紫流黃也（御覽八百十四）孟子曰惡紫恐其亂朱蓋以正色爲尚間色爲卑也流黃不知何物古詩曰中婦織流黃魯直詩曰明於機上之流黃則流黃者織絲之色也染色而織惟錦爲然今專言流黃恐是黃蠶之絲也

馬後樂

今郡守馬後樂即古鼓吹也古今樂録曰後漢以給邊將万人將軍得之劉熙釋名曰横吹麾幢皆大將所有班超爲將兵長史故假鼓吹幢麾也（超傳其謂假者超未爲大將止爲長史故許借大將鼓吹幢麾而用之也）

涼州梁州

樂府所傳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要曰自晉播遷内地古樂遂分散不存苻堅滅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于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署揔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公莫巴渝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爲梁州

絹一疋

唐食貨志曰開元八年頒租庸調于天下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

麪一斗

天寶元載敕麪今後以三斤四兩爲斗

大斗大尺

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量以十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而斗者皆秬黍爲定也鍾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三寸黍量一斗更增三升也唐志租絹長四丈二尺

肩輿

百官得於寓京乘轎自揚州始後遂不復乘馬惟從駕則乘之祖宗時臣僚雖在外亦不許乘轎也唐會要三十卷曰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

進士試徹夜

五代會要二十一曰清泰二年禮部奏奉長興二年敕進士引試早入晚出今請依舊例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唐試連夜以燭三條爲限白樂天集曰試許燒木燭三條燭盡不許更續至此因禮部奏乃始達旦也

竭

柳文永州袁家渴書作渴音曷渴者堨也堨者遏也遏水使不通行也柳蓋疑此堨字非古故更書爲渴而又自爲之音曰讀當爲曷案水經穀水著千金堨之制曰堨蓋遏穀水使東流者也其書堨正爲堨子厚豈疑其來不古而遂以書渴爲雅耶水經十六

稜觚 音孤

觚者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學者之牘也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與衆異奇觚好觚也班固兩都賦曰掍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稜觚而棲金爵金爵者金爲鳳凰也建章宮之外闕其上立有稜之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夫是以謂爲鳳闕也文選一急就章一

洪州石爲城

龍圖張存守洪州案石爲城明年大水淹及城半賴石爲捍城以堅全朱興仲歸田錄石城至今尚在

霓裳

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歌略曰移領錢唐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箜篌附好箏教得霓裳一曲成前後祗應三度案聞道而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蘇州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部內多樂徒問有霓裳舞者無元答云七州十万戶無人知有霓裳舞惟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案此乃樂天守杭日自教官妓玲瓏習爲霓裳舞至樂天鎮蘇時習舞

毛抄万歴本云鈔本七州
上有部内二字

者已皆不存元微之爲越守樂天求此舞人於越而越中無之但寄得霓裳歌以爲之譜耳元白距明皇不遠此時此曲已自無傳況今日乎

馬人

退之上廣帥詩曰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倮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案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退之與佛異趣而此馬人乃出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已來亦同民庶赴上日衙集耶故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今蠶頭實不似馬而卿乃云爾則蠶爲馬類古有其傳矣周禮禁原蠶爲妨馬也今術家末僵蠶塗傳馬齒馬輒不能齕草則蠶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尊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然蠶背悉有黑紫迹對出宛如馬蹄而頭實不似也

章臺

漢章臺即秦章臺也地在渭南而秦咸陽乃在渭北通鑑秦昭王六年楚懷王爲秦所詐入秦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則秦之章臺乃在咸陽渭北也耶以

者已皆不存元微之[illegible]越而

[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為之詩耳元白[illegible]明皇

不遠此時此由已自與傳說[illegible]

馬人

退之上廣帥詩曰上日馬人[illegible]夜奢

昔爲毗舍[illegible]國王其國有一[illegible]人如馬[illegible]運神

力分身[illegible]乃[illegible]中印度馬人[illegible]感戀

悲鳴因號馬鳴大士[illegible]中印度在西域西域[illegible]與廣

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退之與佛異

趣而此馬人乃[illegible]佛與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久已

[illegible]也苟

子[illegible]曰此[illegible]實不

似馬而卿乃云爾則[illegible]爲馬[illegible]其傳矣周禮禁

[illegible]馬也今術家[illegible]輒不

能[illegible]而自

周禮以及荀子皆[illegible]已如

[illegible]到出宛

[illegible]不織也

[illegible]渭北

通鑑秦昭王[illegible]陽朝

[illegible]耶以

染色而織 万歷本作絲

子攷之葢秦之咸陽跨渭而南北焉故武庫章臺雖在長安亦統之咸陽非正在渭北之咸陽也通鑑舉要

周鼎

武王伐商遷九鼎于洛邑故洛陽南面有定鼎門及郟鄏陌此之九鼎乃夏鼎也既嘗自夏入商又遂自商入周也春秋時世與之相近所記必不誤也史記言周王入秦獻其九鼎則是鼎嘗入關矣然自漢以後不聞關中有鼎不知已入關後竟復何在也史記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使千人浸泗水求周鼎不得東坡曰此周人懲問鼎之禍沉之泗水以緩禍此說非也泗水屬彭城彭城非商都亦非周都何緣九鼎可沒此水也或是周別有鼎而人誤傳耶

持節 舉要

漢武天漢二年遣直指繡衣使者暴勝之等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得擅斬二千石以下案舊制九銜帶使持節者得擅斬殺其制自漢世已有之矣

霸陵折柳

黃圖曰霸橋跨霸水爲橋也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爲別故李白樂府曰年年柳色霸陵傷別而王維亦曰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審求其地則在渭北葢漢分秦咸陽置縣名渭城也若霸陵則在渭南不在渭

北矣維之所餞者其人出成陽關而賦詩之地迺在
渭北仍援折柳爲詞則仍用霸陵故事也

頌繫

通典刑法門百六十二景帝詔頌禁注頌讀曰容容
寬不極梏

蘇塗

通典東夷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注
蘇塗有似浮塗案浮塗即浮圖浮圖即塔也

謎

古無謎字者其意制即伍舉東方朔謂之爲隱者是
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
矣玉篇亦收謎字釋云隱也即後世之謎也鮑之井
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飛泉仰流也者垂綆取水
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析
井字而四之則其字爲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
謎皆放此

秬鬯

大祭祀必用鬱鬯鬱鬯也者釀秬黍以爲質而資鬱
金草以爲之色故詩人形容其狀則曰黃流也黃流
者用以灌地而求神最重之禮也天子自祭則以圭
柄之勺酌鬯而灌書謂王入太室祼者是成王親行
灌鬯之禮也方成王未自至洛而先命周公告之文

武則其文曰予以秬鬯二卣周公以其禮之重也故得之而不敢更宿即禋于文王武王則用鬯之禮乃如此其重也耶禮記曰天子賜珪瓚然後爲鬯未賜則資鬯於天子文侯之命曰錫爾圭瓚秬鬯一卣此則初賜圭瓚未及自爲之鬯即并鬯以賜使歸告之也召虎之詩亦曰錫汝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也

程氏演蕃露卷第七

程氏演蕃露卷第八

褐裘背子道服襦裙

襦者短衣也莊子曰未解裙襦廉范傳曰昔民無襦今五袴也褐者裾垂至地張良傳有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裘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領交裾與今長背子略同其異者背子開胯裘則縫合兩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略與裘異裘之兩裾交相掩擁而道士則兩裾直垂也師古略舉其槩故不能詳也長背子古無之或云近出宣政間然小說載蘇文忠禪衣襯朝服即在宣政之前矣詳今長背既與裘制大同小異而與古中單又大

今長背下毛校增子字

程氏演蕃露卷第七

揭裘背子道服襦裙

程氏演蕃露卷第八

揭者煖衣也莊子曰未解裙襦蓋古之父衣

今五格也揭者褰也至良

所師古曰揭制若裳今道服如今

揭裘背子與裘

師古

出宣

之前

又大

相似殆加減其制而爲之耳中單掖下縫合而背子則離異其裾中單兩掖各有帶穴其掖而互穿之以約定裏衣至背子則既悉去其帶惟此爲異也至其用以襯藉公裳則意制全是中單也今世好古而存舊者縫兩帶綴背子掖下垂而不用蓋放中單之交帶也雖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其文曰太極眞人曰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也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裾通冒其外衣也巾褐皆具乃中道家法服之制今世衣直掇爲道服者必本諸此也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着褐則是直著短衣而以裙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晉王獻之書羊欣練裙朱公叔絶交論謂西華之子冬月葛衣練裙蓋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襲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也

月受日光

月不能自出光景凡其有光悉日力也楊子雲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謂月爲遡日理固該盡矣而不如沈括之語能發越其狀使聞者豁然也括之言曰月如銀圜圜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矣用其銀圜之說而思之則其魄也是銀圜之背日而暗者也故闇昧無覩也其明也則是其圜得日而銀彩煥溢者也月十五日兩耀相當銀圜

也者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爲滿也過望則月輪轉與日遠爲之圜者但能偏側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名爲魄也魄者暗也究其實致則是日光所及有全有不全而月質本無圓缺也故楊子遡日之說已得其理而沈氏耀圜之說又能發揚其狀也是說也予初得之以爲括之所拘也偶讀酉陽雜俎乃知其說古嘗有之而括善加發揮焉耳雜俎之言曰大和中有人游嵩山遇修月戶謂之曰君知月七寶合成手月勢如圓本字諱其有影處乃是日爛其凸也此云修月戶者必誕矣而爛凸之理即沈氏之說所從以出也若其增一銀字而明之與魄粲然有狀括其能言也哉

養不吠之犬

東坡上神宗万言書曰蓄犬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比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

立乘車

古者乘車皆立不坐車前橫木曰軾在車遇所敬則俯身以手案式武王式箕子閭蓋如此其式也惟安車乃始坐乘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顏師古曰安車坐乘車是也

大和中云云可證唐年號非
太和万歷本則加一點成太矣
合成乎

日食加時

予奉詔定乾道曆曆官劉孝榮曰後世曆法太密於古今之論曆者太責備且如日蝕古來能知其食在何日則爲驗矣而未尅定某時當食食當幾時幾分而復也至魏黃初始言食於何時予甚然之今按杜欽傳上封事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且說戊末當爲何應則不待黃初已嘗加時矣恐史官失書耳

物產有無

汶南無鸜鵒江南無狐粤無馬虎前地志 盧山人見馳以爲山精潤州人見蠍以爲主簿蟲

州麾

自五君詠言顏延之一麾出守而杜牧用其語曰擬把一麾江海去人遂以建麾爲太守事張師正辨五君詠曰麾猶秉白旄以麾也一麾猶言爲人之所擠排也屢薦不嘗得官一遭擠排遽出爲守所以嘆也此說是也或謂周禮州長建麾則州麾自可遵用此又非也周之州絕小不得與漢州爲比周制絫州成縣而漢世累縣爲郡累郡乃始爲州也若夫崔豹古今注則又異矣其說曰麾所以指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則漢以來自人主至二千石莫不有麾也則謂太守爲把麾亦自可通也

羽扇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晉宣帝戰於渭濱乘素車著葛巾揮白羽扇指麾三軍晉書顧榮征陳敏自以羽扇麾之敏衆大潰是皆特持羽扇以自表異而令軍衆瞻求易見也晉中興徵說曰舊羽扇翮用十毛王敦始省改止用八毛其羽翮損少故飛翥不終此其兆也据此語以求其制度則是取鳥羽之白者插扇柄中全而用之不細析也今道家繪天仙象中有秉執羽扇者皆排列全翮以致其用則制可想矣

吹鞭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簻便易持李善注云簻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簻故便而易持沈括辨之曰潘岳笙賦脩簻內辟言此笛但裁一簻五音皆具故曰易持也馬簻安可爲馬策也予案急就章曰吹鞭箛簌課後先唐韻曰箛竹也說文曰簌吹筩也玉篇亦曰簌吹筩也以竹爲鞭中空可吹故曰吹鞭也簻即馬策可以策馬又可爲笛一物兩用軍旅之便故云易持也今行陳間皆有笛即古吹鞭之制也括豈不見急就全書而臆立此難也耶

尺蠖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方言曰蠀資蠘子六反謂之尺蠖郭璞釋之曰步屈也步屈云者一步一屈也多在桑上其體質似蠶色灰褐而身瘦長其腹下兩頭有

足足亦如蠶每欲進步先聚屈其體前後幾相連著而脊背橋起直如笄釵兩頭環曲之處也此其所以爲屈也已屈而聚聚已而舒則遂寸寸前進是其所以爲伸也吾鄉俗呼度音鐸蟲度者蠖音之訛也爾雅曰尺蠖說文則曰曲信蟲韓集城南聯句曰桑蠖虛指皆可互相發明也

土部魚

說苑二卷曰莊周貸粟於魏文侯曰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得斗升之水斯活矣鮒今俗名土部蓋聲訛也此魚質沉常附土而行不似它魚浮水逝逝也故曰土附也顧後人加魚去部則書以爲鮒焉耳談苑之謂牛蹄者牛足踐泥濘爲之窪窪中水停不通故此魚附著亦不能去若得斗升之水則可它適而活也諺言涔蹄之水不容吞舟之魚正舉此以爲之況也吳興人名此魚即云鱸鯉以其質圓而長與黑蠡相似而其鱗斑駮又似鱸魚故兩喻而兼言之也埤雅指爲鯽魚失之矣

易

漢武帝棄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城下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案此之謂爻在九五者言大過爲所得之卦而九五爲用事之爻也九五之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縛馬一事筮史主此一語以爲吉凶之決

而曰匈奴困敗不久也其謂爻在九五者蓋主九五一爻爲用也然而卦得大過自初至四以及乎六皆不爲用而獨九五一爻爲用者易法以變者爲占在一卦之中何爻適當變初則此之一卦獨主此之一爻也然則何以見其獨變也曰予於易原嘗詳及之矣大過之卦其初爻爲偶此之爲偶必其揲蓍而必得八八固不變矣及其二三四爻皆爲奇則其揲蓍必得七七亦不變也更四大揲而及五爻則其蓍爲九而不爲七矣易法九六必變而此之第五爻者在四爻不變之後刱初得九故此爻當爲變始也是爲用事之爻也若此之五爻既已得九之後九已當變

宋朝遜真宗
諱故以恒而常

則其爻爲用事之爻矣若後來第六爻便更正得六數亦止仍爲上六不爲上九故爻既遇變後來不復再變也此乃通易一書占筮凡例類皆如此故詳及之若夫九五也者既當變九爲六則其以此之變而會之六爻則大過之卦轉而爲常矣案大過䷛巽下兌上常則巽下震上䷲蓋大過第五爻得九而變爲六於是大過九五既變爲常之六五則正卦猶爲大過而之卦則遂以爲常也今此漢詔獨言大過而不及常者武帝方擿占者之不驗故但即大過九五以言而未暇談及常之六五也非有變爻而無之卦也

龍門

宋朝遜真宗
諱故以恒而當

談苑　万歷本作說

秦再思記異録曰地誌慈州文城縣搔口本夏禹鑿山通河年年魚化之地也每春大魚並河西上唐人嘗敕禁采捕至仲春後有點額不化者傍岸求死終不過冨平津浮梁孟州歳以致貢柳宗元嘗爲文刻置禹廟此葢因地之有是魚而禹貢又有龍門之文遂從而爲之説曰過門者爲龍而其浮死自下者則是不能變化而遭退者也予疑此語久矣於禹貢論不敢辨正者以龍門之名其來已古而化龍之説世亦信之故付之不辨然含糊不快也以書類求之導河自熊耳熊耳者地書以爲形似熊耳也其曰似者肖之而已豈其實嘗有熊分耳爲山也乎砥柱析城實皆如柱如城而何人建爲此柱析爲此城無有能言其自者也並類而言則夫龍門也者亦以湍峻束狹意象如門而又龍者水行之物故取象以名未知眞有魚嘗化龍之事也乎然而其事又有不可不究者四瀆未嘗無魚何爲此地獨有大魚暴鰓而下下又不過冨平也以予所見葢河魚趍水而上於湍急處産子及其困極故翻腹隨流不能自主冨平雖爲大河而有浮梁横亘津面魚已困浮又爲津梁所約不能潛泳以過人因得乘困而拾取之耳其爲點額而浮者葢跳擲産子爲未有之所撞拉耳非有司其點陟而點額以記如世傳所云也天下事大小

有異而理之所在四海一也凡魚產子必並木根草幹
戛刮其腹子乃得出出則粘著根莖之上離離如珠
然後涇不能淹浪不能漂其子乃得成魚也龍門予
所不歷無能驗其的爲如何矣此之所云乃在吾鄉
而親常目擊者非得之傳聞也魚之戛腹而子得
出也則已奮躍勞憊不復更能潛泳則遂仰卧露白
浮水而下邊岸之人白手取之不用器械也此乃吾
鄉之所嘗見以類明類則龍門之魚可想矣吾鄉小
溪淺澗安得試龍之地而鱗鰓亦遭損暴也此其事
理可以互相發揮者故詳記之

滎澤

左傳衛與狄戰于滎澤釋者或以爲在河北葢以衛
都河北也衛爲狄滅乃始東徙渡河野處于漕豈其
方渡未至而狄猶攻之故戰其地耶葢滎澤記地也
不必戰于滎澤之中也戰國策記魏將之與秦攻韓
也朱已之說魏王曰韓亡秦盡有鄭地得垣雍決滎
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案此時秦方逐穰侯則秦
昭襄王之世也朱已謂滎澤可決則滎猶不枯也

薇

詩之言及采薇者甚多即伯夷首陽之所食也說文薇
似藿藿豆也豆葉本圓而末尖皮微皺澁薇葉正與之
肖山中極多吾鄉俗呼苦遮（據俗語直言貴易曉）味苦以芼火

肉最相諧宜其苗春則盛發至秋冬圭硬然不萎死雖雪中亦可采也采薇之詩曰薇亦作止謂春而苗茁也又曰薇亦柔止謂及夏而夭脆也又曰薇亦剛止謂霜露降而苗葉堅勁也

朱朱盧盧

紹興中年秦檜專國獻佞者至形之文牘謂爲聖相郡縣用此意遞相尊尚凡所稱呼皆非其實無名子或爲之詩曰呼雞作朱朱呼犬作驢驢文官稱學士武官稱大夫聞者莫不大笑案世人呼雞皆曰朱朱呼犬皆曰盧盧不問何地其聲皆同雖是傳習要亦有本神仙傳祝雞翁居尸鄉養雞百數皆有名字呼之輒至人號爲祝雞翁朱者祝之訛也事見酉陽雜俎第三卷又寶誌對胡后問國祚曰把粟與鷄吃呼朱朱朱朱蓋爾朱也則呼鷄之爲朱朱其來已久犬呼盧盧別無所見是借韓盧之名與犬爲高耶盧黑也以色言也

倍蓰

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倍蓰徐廣曰一作蓰蓰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百爲二百錢也

清河

晉太和四年桓温自姑孰伐燕引舟師自清水入河

倍百為下万歷本有蓰字

委死
而苗
剛止
聖相
無名
稱學
曰朱
習要
有名
陽雜俎第三卷又寶誌對胡后問國祚曰把粟與鷄
吃呼來來來來蓋兩來也則呼鷄之為夫來其來已
久犬呼[illegible]見是[illegible]為高耶
紀其
百為
入河

河水經有桓溫清水據此即晉時未有隋汴故自清水入河

白紗帽

侯景僭立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舉要三十二宋泰始元年群臣欲立湘東王遂引入西堂登御座著白紗帽按此即白紗帽乃人主之服故以此為定舉要二十五宋蒼梧王死王敬則取白紗帽加蕭道成晉使即祚曰誰敢復動道成不肯

匆匆

古旗有名匆匆者集衆則用之後人轉為匆匆匆匆者亟遽之辭也杜牧遣興曰浮生長匆匆兒小且嗚嗚杜集四

九鼎

周真靚王五年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illegible]下兵三川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挾天子[illegible]王業也司馬錯曰周自知失九鼎則[illegible]能止也不如伐蜀按報王在位五十九[illegible]其邑上距靚王五年六十一年矣此時九鼎猶在周東坡謂周人沉鼎於泗水[illegible]禍者非也當時周人以它鼎沉泗耳通鑑又通鑑四曰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東西不過百里裂其地不足以肥國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行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今子欲殘天下之

補缺字

不如伐韓

天子以令天下此

則必以鼎與楚王弗能 弗當作不

九年今 下缺

泗水以緩

行政之者 万歷本作欲

南則上 万歷本多一器字

万歷本入河下無河字

西堂 万歷本作臺

清水入河

宋泰始

著白紗

舉要二十五

使即祚

匆匆匆

小且鳴

下

王

能

其

在周東

周人以

使東周

東西不

君然而

天下之

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按此即九鼎傳器也樂毅入齊臨淄取寶物祭器輸
之於燕孟子謂王速出令返其旄倪止其重器即樂
毅所取之器也通鑑漢文十六年新垣平言周鼎亡
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可祠而出之

納粟拜爵

秦始皇四年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按此即晁錯
之所祖效非錯剏意也

大家

公主者言其嫁時上公主之也今人呼公主爲大家
則於義無依當是擇婦女中之佳者以自附託耶後
漢班彪女將嫁曹世叔博學善屬文和帝時召入宮
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而冠其夫人之姓曰
曹大家後世爲其文學嘗爲皇后貴人所師故公主
取之以爲稱號亦猶周女姓姬世人貴之故凡婦女
不論何姓皆以姬稱之如姬戚姬之類是也

罷太守銅魚

唐制太守交事皆合銅魚爲信周世宗顯德六年以
除州自有制書罷銅魚不用實錄

三關

世宗自滄州北順水而行先降益津關次瓦橋關次
瀛州以瓦橋關爲雄州以益津關爲霸州瀛州只仍舊名

上宮

孟子十四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通鑑十八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爵

秦爵凡二十級其第十九爵爲關內侯更上一級即列侯矣此亦即周家五等爵名之下立爲此制亦名爲爵也於是史凡言賜爵一級者謂秦二十等爵中之一等也自秦及漢初凡有爵者皆得除罪然不得爲吏也高紀二年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是其制也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万六十緡也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不知此之六十緡者官受之耶或許有爵者移買於人也至惠帝六年始令民得賣爵前此未見豈前此元年之許其買之於官至此乃覺其非而許民自賣所以貴其爵令民有所利也文帝時晁錯說上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万二千石爲大庶長此則入粟授爵之槩於是惠帝所許賣爵者其

上宮

孟子曰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樓皆上也孟子
舍上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謂曰請我乎滕中要我乎
上宮樓[illegible]漢陳[illegible]后雖異上宮也

爵

秦爵凡二十級其第十九爵為關內侯更上一級即
列侯[illegible]周家五等爵名之下[illegible]此制亦名
為爵也於是史凡言爵一級者謂秦二十等爵中
之一等也自秦及漢初凡有爵者皆得除罪然不得
為吏也高紀二年賜民爵民爵民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
有罪得以減是其制也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

移買於人　万歷本作賣

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九爵為六万[illegible]
[illegible]曰今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不知此之六十
[illegible]或許有[illegible]至惠帝六
[illegible]之許其買
[illegible]貢其爵令
[illegible]在於貴粟
[illegible]下入粟縣
[illegible]農民有錢
[illegible]於邊六百
[illegible]十石為大
[illegible]買爵者其

入錢高下以等級爲差而晁錯師用其意改易其制而直令民入粟買之於官非買諸得爵之民也至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即是有功而得爵亦許其移賣（秦爵二十等如五大夫樂卿之類是也武帝爵曰見諸臣瓚注引茂陵書止十三等當是舉載不盡也）既不與惠帝許民户自賣者同而又更入粟以爲緡錢亦不同也而有大不同者舊爵止得用以除罪而武帝即令入官故其制曰諸買武功爵官首（官首爵名也）者試補吏則遂得以買爵入官矣如卜式爲郎則其尤者也故班固謂爲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也

汴

通鑑景帝時七國反條侯據滎陽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絶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糧絶士卒果飢奔壁求戰竟以此敗按淮即今淮水也泗即今謂南淯河也此時未有隋汴也吳饟道自淮入泗則轉海而至淮上又自淮遡淮而上清河故條侯既絶淮泗則南船不得北上矣以道路言之可見隋汴未有也

螢囊

沈存中清夜録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炮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也詳其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隋煬帝已嘗爲之曰大爲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氏之囊

蓋其具體而微者耳

程氏演蕃露卷第八